

匹馬雙槍 范長江「五進五出」蘭州

深入西北踏勘調研 鑄就《中國的西北角》等傳世名著



▲大公報記者范長江。 資料圖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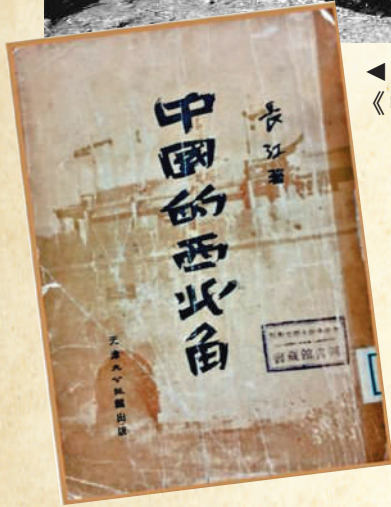


▲操作員在組裝牛皮筏子。受訪者供圖



▲牛皮筏子由一百二十個牛皮袋組合充氣後，捆紮於木架之上。 受訪者供圖

▲范長江「五進五出」蘭州，寫下《中國的西北角》等名作。 資料圖片



大公报記者郭濤



大公報
追尋范長江 重走長征路 ④

客人——他年僅26歲，身着一襲落滿塵土的布衫，腰間別着借來的兩支手槍，騎着一匹瘦馬穿過了祁連山腳下的險途。

他就是大公報記者范長江。

在接下來的17個月裏，范長江「五進五出」蘭州，以筆為刀，寫下《中國的西北角》《塞上行》等名作，在中國新聞史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構建進程中，留下振聾發聵的篇章。

大公報記者 郭濤蘭州報道

1935年9月2日，九曲黃河畔的蘭州古城迎來了一位特殊的

時值長征勝利90周年，大公報「追尋范長江 重走長征路」採訪團走進蘭州。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原副院長李惠民教授依託新近發掘的史料，向記者系統梳理范長江「五進五出」蘭州的傳奇經歷及其深遠時代回響。「過去新聞史學界多聚焦范長江『四進四出』蘭州，主要依據其名著《中國的西北角》記載的採訪行程。」李惠民教授介紹道，「但若結合西安事變之後的史料，1937年1月，范長江飛赴蘭州開展專題採訪，後續完成《塞上行》，他是『五進五出』蘭州。」李惠民表示，自1935年9月至1937年1月，歷時17個月，蘭州始終是范長江西北萬里採訪的總樞紐與後方基地。他在國民黨嚴密的新聞封鎖中撕開一道口子，將紅軍長征的真相與西北邊疆的危局公之於世，寫下《中國的西北角》《塞上行》等名作，在中國新聞史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構建進程中，留下振聾發聵的篇章。

一進一出(1935年9月—10月)： 雙槍匹馬，客觀記述紅軍第一人

足跡：成都→松潘→岷縣→臨潭→蘭州（一進）→永登→大通→青海湖（一出）

范長江自1935年7月14日從成都啟程，騎馬跋涉近50個日夜，闖過戰亂地帶與惡劣天氣，9月2日抵達蘭州。李惠民介紹：「在蘭州，范長江寫下劃時代通訊《岷山南北『剿匪』軍事之現勢》。彼時國內報刊充斥國民黨對紅軍的污蔑宣傳，范長江獨樹一幟，首次將『匪』字打上了引號，客觀記錄了紅軍的嚴明紀律與戰鬥力，並石破天驚地預判：紅軍必將北上甘陝！這篇報道轟動全國，戳破了國民黨『剿匪即將成功』的謊言。」留駐蘭州期間，他走訪城鄉，調研吏治民生、回漢民族關係與黃河水運，積累名篇《蘭州印象》一手素材。結束蘭州採訪，他繼續西行奔赴青海。

二進二出(1935年10月—11月)： 深入戈壁，揭露「金張掖」民生凋敝

足跡：青海→達阪山→永登→蘭州（二進）→武威→張掖→酒泉→嘉峪關→玉門→敦煌（二出）

完成青海採訪後，范長江翻越達阪山折返蘭州。他在蘭州多方聯絡交通、打探駐軍防務，籌備穿行戈壁。隨後他沿古絲綢之路一路西行，寫下了《金張掖的破產》等調查報道。「他沒有只看表面風光，而是真實記錄了西北農村經濟凋敝、苛捐雜稅繁重、百姓民不聊生的慘狀。」李惠民說，「他的筆尖蘸滿憂患，向全國警示邊疆國防與社會的深重危機。」

三進三出(1935年12月—1936年5月)： 狂浪浮河，皮筏之上孤膽踏查

足跡：敦煌／玉門→武威→蘭州（三進）→乘牛皮筏順黃河而下→靖遠→中衛→銀川→綏遠→包頭（三出）

自河西走廊東返回蘭州後，范長江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——搭乘羊皮、牛皮筏子，順黃河漂流下行前往寧夏、綏遠。李惠民描述：「在風浪顛簸的皮筏上，他置生死於度外，寫下了《弱水南岸的風光》。他深入考察了玉門油礦開發前景與邊防危機，梳理了西北軍閥割據的複雜局勢，呼籲全國重視西北開發與抗日大後方建設。」

四進四出(1936年5月—8月)： 揮別金城，為不朽名著《中國的西北角》奠基

足跡：綏遠／河套→靖遠→蘭州（四進）→平涼→西安（四出）

結束綏遠、寧夏一線採訪，范長江第四次回到蘭州。在這裏，他應總整理了一萬二千里的採訪素材，完善了對西北國防、邊疆開發與民族問題的論述，奠定了名著《中國的西北角》的全書框架。寫下動情的離別文章《再會吧！蘭州》後，便向東奔赴西安。沒過多久，《中國的西北角》由天津《大公報》集結出版，短短數月連續重印數版，一紙風行，徹底扭轉國統區民眾對西北、對紅軍的固有認知。

五進五出(1937年1月—2月)： 風雪赴局，以蘭州為跳板奔赴延安

足跡：西安→飛機直飛蘭州（五進）→貨運卡車冒雪東行→西安（五出）→延安

「第五次蘭州之行，是范長江人生軌跡的重大轉折點。」李惠民說。西安事變爆發後，全國政局劇變，1937年1月范長江受《大公報》委派，從銀川搭乘飛機直飛蘭州，這也是整段西北採訪歷程中他唯一一次乘坐飛機。他落腳甘肅省政府後花園（明肅王府後花園今蘭州市委址），訪談甘肅地方當局，辨別各類流言，釐清馬家軍閥對事變所持立場。1月底，他搭乘貨運卡車冒着風雪折返西安，繼而踏入延安。「他成為國統區進入延安採訪的第一位國內大報記者。在延安，毛澤東同志親切接見了他，在窯洞裏晝夜長談，並由衷感慨：『只有你們《大公報》把我們紅軍當人看！』」李惠民說。

踐行「記者必須到現場」留下寶貴新聞遺產

回顧范長江的西北之行，李惠民評價，范長江掙脫了國民黨宣傳機器的裹挾，始終堅持用「雙眼去看、雙腳去走」。他向國統區民眾展現紅軍胸懷理想、紀律嚴明、深得底層百姓擁護的真實面貌，一舉打破了輿論封鎖，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打下了堅實的輿論基礎。

談及范長江對中國新聞事業的貢獻，李惠民說，范長江開創了中國現代旅行調查式深度通訊的範式。他翻雪山、穿戈壁、乘皮筏，躬身踐行了「記者必須到現場」的職業信條。作品兼具宏觀政治視野與生動鮮活細節，實現了社會學調查與新聞報道的深度融合，樹立了中國深度調查報道的典範標桿。

李惠民強調，西北採訪也是范長江個人思想蛻變的關鍵節點。在「五進五出」的實地考察中，范長江親眼目睹了民生疾苦與軍閥統治下的黑暗現實，最終完成了從自由主義愛國青年，向站穩人民立場、擁抱歷史正義的新聞戰士的深刻蛻變。大公報採訪團此行追尋范長江足跡，重走長征路，正是立足新時代，繼承和發揚這種深入一線、秉筆求真的新聞精神，很有意義。

范長江乘牛皮筏驚險赴寧夏 採訪西北時局

1936年4月，山河動盪，日本步步緊迫，國內局勢波譎雲詭。國民黨實施嚴密新聞管轄，西北國防實情、紅軍長征後的動向在國統區被重重曲解與遮蔽。

為衝破輿論藩籬，范長江毅然選擇了一種幾乎「把命懸在水面上」的交通方式，乘坐牛皮筏順黃河激流前往寧夏。當地牛皮筏子由一百二十個牛皮袋組合充氣後，捆紮於木架之上。「那時候的黃河峽谷，拐彎處巨浪沖天，水手管那叫『大浪』，下墜時就像直接從瀑布上栽下去。」蘭州地方志專家鄧明介紹，當地素來流傳「九死一生漂黃河」的說法，稍有不慎即筏毀人亡。

為摸清沿江兵防、黃河航運與西北社會實情，范長江決意將生命託付給幾張牛皮和幾根木架，從蘭州出發，沿水路考察西北社會生態與國防資源，多方打探紅軍與西北各方勢力的博弈態勢。靠著「只要能到現場，就絕不聽信傳聞」的孤勇，范長江乘牛皮筏子浮渡千里黃河，順利抵達中衛、銀川、石嘴山及包頭等地。一篇篇振聾發聵的西北通訊經由《大公報》傳遍大江南北。

通過文字，范長江第一次完整向全國讀者展示了真實的西北國防格局，打破了國民黨的輿論壟斷，精準預判了紅軍北上甘陝的戰略走向，並以極為客觀公允的筆觸，將紅軍並非所謂「匪寇」，而是擁有崇高理想與嚴明紀律的抗日力量這一真相大白於天下。

每至一地必搜志考實 親歷親聞寫盡西北萬象

「范長江在西部考察採訪時，每至一地，必搜集當地的志乘資料，深入實地，親歷親聞，仔細觀察並記錄真實社會狀況，了解當地歷史沿革、風土人情，重視採訪前的準備工作。」范長江研究專家李雙勝介紹，在甘肅天水完成深度採訪、刊發《松潘戰爭之前後》後，范長江輾轉蘭州、青海、河西走廊多地調研，途中撰寫《陝甘形勢片斷》刊載於《大公報》。

既忠實記錄風物亦深度思辨時代

翻開《陝甘形勢片斷·渭水上游》一文，不難窺見范長江報道中集

客觀性、可讀性、史料性於一體的鮮明特質。李雙勝指出，范長江以專業記者的敏銳視角、文史學者的沉穩筆觸，全方位考察、客觀記述了天水的歷史脈絡、地理格局、人文景觀與社會民生。在讚嘆大西北山川秀美、文脈綿長的同時，他也直面民國時期西北大地的困頓，如實記錄下當時天水民生凋敝、產業滯後、社會動盪的真實境況，字裏行間飽含對底層百姓的深切悲憫。「沿途村鎮，無不百業蕭條，而我們在路上卻常遇到三五十成隊而行的鴉片販子！」此情此景令范長江痛心不已。

不同於單純的紀實謄寫，范長江的報道兼具真實記錄與獨立思考，跳出見聞表象深挖時代癥結，在客觀敘事中融入個人感悟與人文思辨。這種求真務實、深度洞察的職業素養，時至今日，依然是當代新聞從業者堅守初心、深耕深度報道的重要範本。九十載歲月流轉，范長江短暫的「天水甘谷半旬遊」，只是其壯闊記者生涯的一瞬。但他筆下真實立體、詳實深刻的水紀實，隨《中國的西北角》一書廣為流傳、享譽各界，成為後世外界溯源天水歷史、品讀隴東南風貌不可或缺的珍貴史料。大公報記者李陽波

鷹擊長空 蘭州空戰築起抗戰「生命線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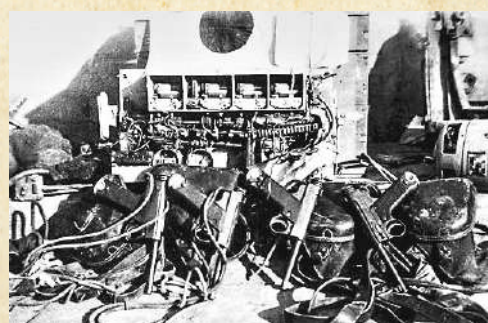
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，華北、華東相繼淪陷，甘肅蘭州作為西北國際交通樞紐、蘇聯援華物資的中轉要地，也是中國空軍核心基地，淪為日軍重點空襲目標。

蘭州地方志專家鄧明介紹，1937年11月5日，日機首次轟炸蘭州拱星墩機場。此後轟炸範圍蔓延至靖遠、隴西多地。據甘肅省檔案館《甘肅省境內遭受敵機空襲損害統計表》記錄，1937年7月至1941年9月，日軍空襲蘭州共計36次，出動戰機670架次，投彈2738枚，造成215人遇難、191人受傷，房屋損毀兩萬餘間。

面對來犯之敵，中蘇空軍並肩奮起反擊。1939年2月20日，農曆大年初二，30架日機分三批進犯蘭州空域。中蘇戰機升空迎擊，地面高射炮火猛烈開火，當場擊落日機9架，



▲蘭州空戰中被擊落的日機上飛行員使用的手槍及通訊設備。 資料圖片



一架轟炸機墜毀馬家山，此役擊斃敵軍7人，其中包含一名空軍大尉。

僅三日後，2月23日正午，20架日機又犯蘭州。空戰再度打響，中蘇

空軍又擊落日機6架，我方無作戰人員陣亡。短短四天，兩場惡戰，共計擊斃上田虎雄、二井卓等日軍飛行員63名，擊落重型轟炸機15架，創下抗戰時期單次空戰殲敵最多的戰績。

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紀念館內，保存着當年戰地報道《擊落敵機九架——蘭州空戰告捷》，和1939年2月23日報載《蘇無敵空軍拱衛皋蘭，「紅色路綫」固若金湯》等珍貴史料，展廳牆壁上鐫刻着蘇聯援華志願航空隊犧牲烈士名錄。

中蘇空軍將士以血肉守護西北國際交通抗戰「生命線」，粉碎日軍切斷援華補給、推垮國人抗戰意志的圖謀，保障戰略物資源源不斷輸入國內，成為中國抗日戰爭史上濃墨重彩的一頁。

大公報記者郭濤